

2025年2月27日,乙巳年元宵甫过,喜闻李炳淑荣获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艺术奖“特别贡献奖”,十分欣慰。对于她在京剧梅派艺术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,自有专业人士评说,我记述的仅是与她交集的几件轶事。

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我尚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求学,曾被上海戏曲学校的两台京昆大戏所震撼:俞振飞、言慧珠两位校长联袂出演的《墙头马上》和李炳淑领衔、全员小将出演的《杨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### 刘项原来亦读书

管志华

唐代诗人章碣写过一首《焚书坑》诗:“竹帛烟销帝业虚,关河空锁祖龙居。坑灰未冷山东乱,刘项原来不读书。”他是对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有感而发,所谓“山东”,乃崂山和函谷关的合称,即为秦始皇所灭六国旧有之地;刘项,谓刘邦和项羽,“不读书”,是说刘项出身市井无赖,项羽年轻时习武,两人都没读多少书。

但是,《史记》对刘、项写得更翔实。项羽出自将门,“少时,学书不成,去学剑,又不成”,叔叔项梁恼怒他,项羽回答:“书足以记名姓而已。剑一人敌,不足学,学万人敌。”项羽要学谋略、兵法,以至秦始皇游会稽,渡浙江,项羽说出“彼可取而代之”的志向。

项羽军事才能出色,在刘邦的配合下,公元前206年,项羽推翻了秦朝,建立了西楚政权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霸王”。当项羽的军事实力达到巅峰时,许多志士仁人纷纷投靠他,誓言为他效力。然而,项羽并没有稳固自己的统治,在楚汉之争中,刘邦成了项羽称王称霸的对手,刘邦凭借自己的“斗智”和政治手腕,逐渐在楚汉战争中占据上风。公元前202年,项羽在垓下之战中遭遇了刘邦的联合军队,最终被困。

有人以为项羽不过是“长八尺余,力能扛鼎,才气过人”的军事家,其实项羽也富有文学才华,他在乌江自刎前吟唱《垓下歌》,以虚实结合的手法,生动地显示叱咤风云的气概,洋溢着豪气,但又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心情,可谓文学佳作。《史记》中写道:“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,项王乃大惊曰:‘汉皆已得楚乎?是何楚人之多也!’项王则夜起,饮帐中。有美人名虞,常幸从;骏马名骓,常骑之。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,自为诗曰:‘力拔山兮气盖世,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,虞兮虞兮奈若何!’歌数阕,美人和之。项王泣数行下,左右皆泣,莫能仰视。”这里凸现项羽的悲壮,一个失败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。细读《垓下歌》,谁能否认项羽的文学才华?

说到刘邦,也非白丁。他当上皇帝后衣锦还乡,创作了《大风歌》。《史记》记载:刘邦“置酒沛宫,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,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,教之歌。酒酣,高祖击筑,自为歌诗曰:‘大风起兮云飞扬,威加海内兮归故乡,安得猛士兮守四方!’令儿皆和习之。高祖乃起舞,慷慨伤怀,泣数行下。《大风歌》气贯长虹,表现出胜利者的踌躇满志。回望楚汉相争,他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,脱口而出《大风歌》,既是对人间世事、政局变迁的感慨,也是对驰骋疆场、平定诸侯的总结。刘邦是有机心之人,由战局、胜局到决局,自然想到,创业维艰,守成不易,一个“安”字,既是疑问,也是忧虑:我如何能够得到勇猛的战斗,保守住我天下的土地呢?可见他雄才大略,其中也裹挟“家天下”的私念。

章碣说“刘项原来不读书”,《史记》用事实阐述,刘、项青壮年不但读书,而且重用文人谋士,且能亲自赋诗,他们吟唱的《垓下歌》《大风歌》,不正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么?

门女将”,前者典雅缱绻,后者荡气回肠!对于李炳淑,之前有所耳闻,因我在高中阶段,出于对戏曲的酷爱,参加过京剧名票杨晓农先生创办的“梅

### 梅香淑韵

梁波罗

剧进修会”,杨先生授戏独特:唱腔皆用简谱标注,识谱者很易接受,故颇受年轻歌迷青睐。高中毕业后,我决定专攻话剧专业,考入上海戏剧学院。一天在石门二路转弯,车巧遇杨先生,此时他已被调往上海戏曲学校专授梅派了,他不无得意地告诉我,最近收了两位女弟子,各有特色——安徽的李炳淑和上海的杨春霞。故此,从那时起我对李的作品格外留意;而真正见到本尊,却在1979年

她来上影厂拍摄傅超武导演的京剧电影《白蛇传》时,她欣喜地告诉我,早年在杨老师家的玻璃台板下见过我的照片!师出同门的缘分,似乎冥

冥之中一步跨越陌生,彼此变得亲近熟络起来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我们都四十岁开外,彼时经常有文联或企业家组团各路名家巡演,炳淑的“一轮红日照胸前”很受南北观众欢迎,加之她为人大气谦和、乐于助人,所以人缘超好。一次在厦门演出,我们下榻同一宾馆,一天中午会务组通知,让我顺便告知李炳淑下去餐厅用膳,拎起电话的瞬间,突然想跟她开个玩笑:“喂,是李炳淑同志吗?”当时盛行“小姐”“先生”之类称谓,不知怎么脱口而出“同志”,似乎此人来自老区。“我是,您哪位?”“俺是你的戏迷,一直崇拜你,俺听说你来厦门,特地从山东赶来看你,总算找到你咧!”我想,改操山东方言也许更符合老区人的身份,可是山东话非我强项,随时都有可能被揭穿。“哦,真谢谢你!”她居然没听出我的声音,我窃喜!“俺——俺想请你吃个饭……”对方一个停顿,“这——这可不成!我们……有纪律,规定不能……不能私自外出的!”听得出她是在设法抵御戏迷的狂热,原以为玩笑很快结束,她的深信不疑,反倒激发我将伪装进行到底!“这样啊?那……俺们‘夏’个影(时常常听老乡把“摄影”误读为“夏影”),俺在大堂等你!”我已经憋不住了,实在不忍再捉弄她,扑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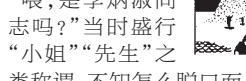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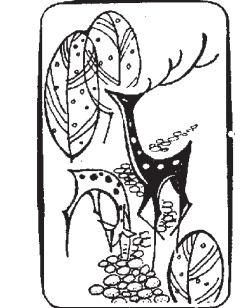
去岁季秋,金风送爽,丹桂飘香之际,蟹肥膏满之时。于庭院之中,置矮桌小椅,备食蟹之具,启品蟹之章,此乐何极!

观夫蟹者,横行水陆,状若武士披坚执锐。其壳青黑,坚如铁铸,螯似利刃,张合之间,威风凛凛。举螯欲斗,横行无忌,虽遇险阻,亦不屈不挠,颇有壮士之气概。

将蟹洗净,置诸蒸笼,燃薪起火,待蒸汽氤氲,蟹香四溢。须臾,揭笼视之,蟹身已赤,宛如红宝石熠熠生辉。取出置于盘中,佐以姜醋,其色、香、味俱全,令人垂涎欲滴。

持蟹在手,先观其形,再嗅其香。轻启蟹盖,金黄之蟹黄如金液流淌,馥郁之香扑鼻而来,勾人食欲。以小勺舀取蟹黄,入口即化,醇厚鲜香之感瞬间弥漫于口腔,那滋味,细腻绵密,令人陶醉。继而食其肉,洁白如玉,丝丝缕缕,鲜嫩清甜,蘸以姜醋,酸香与鲜美相互交融,相得益彰,恰似一场舌尖上的美妙舞蹈。

晚秋之季,凉风凛爽,蟹膏丰腴,阳



### 夜光杯

突出声来;她这才缓过神,从笑声中分辨出我的声音,“是……梁兄吧?吓了我一跳!”“通知你吃饭去!”我恢复常态说:“居然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!”“我是在想——哪个山东观众会找到福建来?”“那么蹩脚的山东话你都信,真服了你了!”从此,这个笑话就在坊间传开了——炳淑的忠厚贤淑,梁兄的幽默诙谐……直到多年之后,见面聊起这搞笑桥段,依然令人哑然失笑。

炳淑在继承、传播梅派艺术上可谓不遗余力,在支持文艺界同行的艺术实践上,同样也是不吝精力的。譬如2006年春,《戏剧大舞台》栏目为我做了个戏曲专辑,她应邀作为嘉宾,不但交流了电影与戏曲表演的异同,还和主持人张民权三人共唱了一段黄梅戏《天仙配》选段“槐荫开口把话提”。

2007年12月23日,我的著作《艺海拾贝》问世,她和程乃珊、马莉莉、黄达亮一起来到福州路上海书城出席首发仪式,声势浩大、场面壮观。2016年1月15日在上海文艺会堂举办我的第二本著作《艺海波澜》读者见面会,再次邀她和唐国强、茅善吾、崔杰出席,在探讨京剧唱词文学性的环节,对梅派名剧《生死恨》的唱段“说什么花好月圆人亦寿”进行唱词解析,原想请她示范,坐着

哼唱几句,一向温婉的她手一摆说:“坐着唱不出气势”,随即站起身来,依稀当年穆桂英“我不挂帅谁挂帅”的威风凛凛,执意在无伴奏的情况下,满宫满调地将这段西皮流水完整呈现,酣畅淋漓,声震屋宇,在场读者大呼过瘾;面对这一切,我心中顿生敬佩之情,要知道,那年她已74岁,而且还动过手术……

前些年她在手术后理疗过程中,我们经常通过电话交流养生心经,互为勉励。近年由于种种原因鲜少联系,心中却不无惦念;今年春节文联领导上门来探望,我还特别询问几位京剧界老友的近况。近日获悉炳淑获此殊荣,十分振奋,梅香淑韵,她当之无愧!回首往事遂写下此文,谨以文字编织的七色花环,献上我的敬意和祝福!

澄湖上。刷螃蟹之青壳,光泽鲜亮;洗秋蟹之白肚,湖澄暗香;观雄蟹之金毛,熠熠生光。先吃八足,吮吸细嫩,再食血肉,满嘴生芳。食蟹高潮,在于二口。一口膏,晶糯入魂,一口黄,幸福满腔。

食蟹之精华,食蟹之趣,不仅在于其味美,更在于其过程之悠然。或与家人围坐,共享天伦之乐;或邀二三知己,把酒言欢,谈古论今。在这一方小小的蟹壳之间,品味生活之闲适,感受岁月之静好。

蟹虽为水族之微物,然其味美绝伦,令人难忘。食蟹之举,亦为生活之一大乐事。愿世人皆能于繁忙尘世之中,寻得此片刻之闲,品青蟹之美味,悟生活之真谛。

有诗曰:  
寒秋菊绽蟹膏黄,玉釜清蒸满室香。  
螯举金芒披铠甲,腹含白玉裹银霜。  
姜葱佐味添佳韵,美酒盈杯共举觞。  
且把珍馐同友享,逍遥莫负好时光。

### 食蟹赋

邓名

说有着不同意义的纸张。只是这一次我们当时正忙于“淘书乐”旧书市集的工作,花先生的书籍还未来得及整理。而后,我在花先生的五包旧书里一本本翻找,终于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一书中找到了10张纪念钞,将其交还给了花先生,看到花先生幸福的笑容,我的心里也暖暖的。

对于读者来说,旧书或许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,一次与历史的邂逅,一份特殊的情感;而对于在旧书店从事旧书收购工作的我们来说,旧书意味着守护与传承,我们就是读者和旧书之间的一座桥,一座为爱书之人的嘱托、为旧书的传承而甘于奉献的桥。

### 愿做读者和旧书之间的一座桥

周龔峰

许多书籍中都夹有上海书展的收银条。在他完成收购的一天晚上,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,他告诉我自己将2015年发行的10张100元航天纪念钞夹到回收的图书里了。我们知道读者有随手把一些纸张当书签的习惯,因此在整理旧书时,我们会尽量把这些夹在书籍里的纸张取出来,放在固定地方保存,以防有读者想要找回这些对于他们来



吾自去年从《新民晚报》上看到一幅蜡梅摄影作品后,便被其热烈喜庆的氛围所吸引,并在激动中画下了一幅蜡梅小品。从此便一发不可收。

后又发现,古往今来的梅花图中,多为红梅白梅。蜡梅非梅,画黄色蜡梅者甚少,于是这也成了我多画蜡梅题材

### 久安图

郁钧剑 文并图

的理由,再配上鹤鹑鸟儿企图形成自己的风格。前些日子曾为友人画过此类题材,名称《不畏寒》。后友人发现图中正好是九只鹤鹑,便建议吾的此类作品都改称为《久安图》。妙哉好也,今后此图为自己留存。

(本文为《久安图》题款)

哪怕是一棵树,站在原野上,也能成为一道风景。

真的有那么一棵树,成了网红打卡点。岑港马目村北斗岙,一棵黄连木,突然间树叶变红了。那一年,各地都在晒自家的“彩虹树”,晒一棵火一棵,北斗岙的那棵也火了。

黄连木树叶变色原是常态,由于受到的光照不同,树叶会呈现红色、黄色、绿色等不同颜色,各地晒出的“彩虹树”大都如此。但北斗岙的那棵显然不同,它的树冠如顶着红彤彤的一团锦球,数百米外也瞧得见它那惊艳之红。

流量变现是如今许多人的梦想。北斗岙的那棵网红树,那一年梦想实现了。

北斗岙,马目乱石岗西南麓的一处山岙,因形似北斗而得名。原先这里住着80多户人家,如今只剩几位老人,满山岙的柑橘、文旦,熟了没人采摘。

那一年黄连木新晋顶流,让北斗岙的柑橘、文旦迅速变现,连田间里种的芋艿、红薯,一起成了畅销货,被那些来看网红树的城里人买走了。从此,村里的老年人就盼着下一年的黄连木树叶也能红得如此妖娆。只是,那棵树再也没有像那年一样红过。

离这棵黄连木不远,有个保安庙,始建于明清年间,供的是薛仁贵。薛仁贵谁都知道,唐初名将,留下“三箭定天山”“神勇收辽东”“脱帽退万敌”等典故。但他与岑港的关系,却是源自一个于今看来似平匪夷所思的传说:有位农夫在海岸劳作时,望见从老远的海面上漂来一块木板,上有三个字,后请人辨认,写的是“薛仁贵”。乡民们就建了座保安庙。

因一块漂来木板上的三个字,去建一座庙,可以理解成薛仁贵保家爱国,而那时岑港倭寇作乱,人们就寄托于这桩因缘际会能带来岁岁平安。想不到的,这种情怀被人们植根于心。查阅保安庙历史沿革,发现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今,当地人已三次移址重建保安庙。每次拆迁都是因为面临不可抗拒的压力,但每次民众都自愿捐资重建。

这座保安庙,虽没有像“彩虹树”那样的顶尖流量,但它搁在人的心头,却沉甸甸地让人放不下。

### 彩虹树与彩虹树旁

来其

旧书新知  
责编:郭影